之言者也。

中國者大國也。即中國人亦以其國家混一天下。傲慢而自尊自大也。古來中國之朝廷雖屢易姓。其主權雖屢屢被握於外人之手。而其國家者殆有外形雖已滅而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未嘗已滅之意味。夫中國之建國也專主文教。故每朝對外皆不免柔弱。然對中國而侵略者。每每以一方之武力僅少之種族。且其目的者單在掌握中國之政權。及得志後。却感化中國之文明。幾百年之後。其社會無不被中國之併呑。使今之列强之侵略亦不過如斯。則禍患殊不深。其侵略不過一時。他日之恢復亦甚易易。不知今之列强者非如斯之侵略。其文明則優於中國。人口亦不少。其國民者儼然成居國之社會。非復如水草無常而轉移行國之蠻種。故其侵略。右手提干戈。左手携書劵。前用牙籌。後備戰艦。其目的者非徒掌握政治之主權而遂滿足。不移風易俗。使其言語同化。使其文學同化。而自宗教學術根本上爲一大變。不止者也。故其侵略有永久之性質。非止一時而已。有如吾人人類之對於禽獸者。夫中國之外患也。古來以五胡爲最慘。其侵略非一時之蠶呑。乃爲永久之竄食。其禍毒亦至深。人種者混同。言語者淆亂。教化者駁雜。禮樂者紊亂。至中國之今古史。畫一大鴻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九月二十一日

清議報

第三十一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三十一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本館論說
中國歷代革命說略　無涯生
飲冰室自由書
論强權　任公
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
聞戒錄
中國之運命與革新之氣運
策畫支那論
猛省錄
補述法人强索廣灣租界　西江英法爭權　英官緝拿會黨　俄人攘奪礦利　德人索地又聞　英員購地
來稿雜文
論剛毅蒞粤籌餉事　錄天南新報
論籌餉宜先折南漕　錄國聞報
各埠近事
記吉隆華商倡祀　孔子聖誕
政治學譚
國家論卷四　德國伯倫知理
支那哲學
儒術眞論　章氏學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十　東海散士
詩文辭隨錄
贈友人丁酉秋月　更生
七言十章寄懷飲冰子兼呈更生先生　獨泣問麒麟者
六君子紀念會　鐵血子
讀美洲祝　聖壽記　西樵樵子
香港夜讀清議報　西樵樵子

中國歷代革命說略

無涯生稿

噫嘻乎悠哉自有書契至於今開國之早文明之發達未有若我中國者也繽紛交錯郁郁都都以有二十四朝以有四千餘載其間革命之運或進或退與黃種盛衰伸絀有大關係而與今日改革時機尤有相爲影響者豪傑有志之士觀感于歷史之情撫摩其古初先民之遺體憑弔欷歔于四百餘州神靈雄壯之山川激動其獨立之志飛揚其自由之旗爲黃種吐其蔚于歷代獨夫民賊之積氣破其厄于累朝因循苟且之陋風欲國民一進而爲世界上最雄強最文明之種英雄哉當如是也吾且說中國革命之大略以爲善醫國者告焉

建國之初無不由家族起也家族之能建國者由其能盡滅異種據其地而有之雄且桀者遂爲君也中國人類始于黃帝黃帝以前非無人類也爲黃帝盡聚而殲耳今諸子傳記所稱盤古天皇地皇人皇葛天無懷數百氏董子所稱六十四民皆黃帝以前之土酋互相雄長勝者衆降而伏之弱者衆叛而去之非有建國之心也黃帝出而與諸種爭諸種敗竄於西北沙漠之野黃帝子孫遂流衍于中原大陸而長有天下一族之繁複不得不有法律以治之於是制度興然雖有制度祇可名之爲家族制度未可信爲有國制度也

至堯舜出而洪水退昔之因山林之隔水陸舟車之未通而小族森立自爲一國稍稍歸合于略大之族而彊土廣物產興焉於是乎爲有國家之萌芽禹貢定山川錫土姓計戶口興農織立田賦創兵制通運道規模繁密似爲文明極盛之世西人嘖嘖吾中國統計之學遠在四千年前先於萬國蓋有由也然詩書爲孔子所刪定孔子有致太平啓文明之心託之於禹貢非堯舜時果能致此以禹貢所載皆周時地名而土地曾無增損於其間也且上有黃炎荒古相傳家族之制下有三代迄今三千年君主之世而忽有堯舜禪讓突啓民主之運于草昧初開之時爲萬國所無與西人理學家言世界愈近愈文明愈遠愈野蠻之公理不合又堯舜已開民主之後而三千年曾無接迹者而君權獨橫橫龐龐綿綿延延流毒中土下民呼天又何其風流頓絕也然孔子之欲我中夏首搦民主致太平以風靡全球爲一統易之羣龍無首書之堯舜前不必有其事後宜以立之法故假之爲偶像也雖然堯舜者雖非與今世完全之民主國相同亦當時之大聖有公天下之心者也或謂中國無民主種子革命後不能爲共和之治者皆大謬誤不知孔子之大義者也

以家族而成國國者一家之私產也以國人之所有而獨有之則盜思奪之矣后羿寒浞相

繼簒夏爲中國歷史假革命家之第一代然革之而肆虐過于昔時已非民之所服況家族爲國之時代已成熟其先德入人之心庶民革命之時代尙幼稚而所爲又拂民之欲則民寧安于家族政治之下而不願遭庶民革命之慘讀佛蘭西革命史殺人之多大亂之頻幾令人不敢復言革命事而王族之黨欲竊發而起者猶時有焉蓋革命勢尙未成一革再革至於三革而不能成功則人厭亂思其舊矣少康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者非少康之能也乃其遺臣遺黎以家族政制爲尙安而不欲驟變春秋存撥亂之治蓋以此故也觀于羿浞假革命家衰滅之紀足爲後人一大鑑矣然而孔子不載者則以此不足法而獨尊眞大革命家之湯武中國開闢始于夏禹而歷朝興亡之局亦與夏時若出一轍禹興而桀亡湯興而紂亡武興而厲亡後此或亡于暗弱或亡于暴虐其亡亦相等從未有已易姓而不改國號如歐西者然二十四朝之悠久猶稱中夏華夏之號殆爲後此新中國之定名也乎

當中古之世有開天闢地之大革命家出則神湯其人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今革義行于五洲矣革效被于四海矣其風潮起于環地中海而居之國汩汩滔滔流於北大西洋而撼美利堅之岸獨立之鐘鏗鏗焉聞于天南墨承其流風無有

專制之國者祥飈起于太平洋由東而向西則有日本之屹立東海焉非律賓之屹立南洋焉杜蘭斯德兒之屹立非海之濱焉自今文明世界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飲一啄一波一漚皆浴自由之光榮新華之昭耀而原其始也莫不有革命爲之刖開天地重光日月以有今日也獨亞洲大陸歐洲北鄙沉陰沍霧終古不開革運稍爲阻耳然其期亦不遠矣且夫孔孟至仁大聖也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也況夫革命者莫不藉鐵血之威擲千百頭顱流千百萬血以易之則彼至仁大聖者何取于是而目之爲應天順人哉蓋天之生人也人人賦之以自由之權獨立之性人人盡其自由之權獨立之性而不相侵斯謂能守其職人人捐其自由之權獨立之性而不相吝斯謂之能成公益如是則均平則安樂無偏無頗衆民欣和若夫縱一己之自由而壓衆人之自由伸一己之獨立而縮衆人之獨立是視己如天視人如芻衆民者已供其身家財產而身又陷于犬馬奴隸之籍終其身無一日生人之樂焉夫以犬馬奴隸待人實悖天道實害人理以犬馬奴隸自待亦悖天道亦害人理如是則不均不平不安不樂雷霆撼天水中生火如是不革命則爲黑暗之世地獄之世生不如死有不如無乾坤毀而天地滅矣故必有大英雄大豪傑崛起而滌蕩犬馬奴隸之

世界而爲人類最貴之世界開豁黑暗地獄之世界而爲文明天堂之世界乃足以相天而生人則革命者是平人天之憾最良品也西人之言曰、文明者購之以血也又曰、將獨夫民賊之血灑地球而皆紅則民安矣通歷史之學者謂欲革千人之命者必流百人之血革萬人之命者必流千人之血欲革億人之命者必流萬人之血古今萬國之通例不可規避之事然則雖有聰明神武不殺之聖人而必先之以天錫智勇武王桓撥爲之洗濁雰而掃妖雰其理之所必然而勢之無可如何者乎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嗚呼、孟子之心苦矣然而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陰陽之戰以血文明野蠻之交易亦以血革命者去野蠻而進文明必經之路也譬之春煦必涉嚴冬皓月出于雨後故孔子取之

中國歷數之長者推周爲最然而東遷以後春秋始託魯隱詩亦降乎王風則自春秋新王之元年起至于漢興數百年間皆春秋革命後之紀非周之所能有其年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夫宗周雖不仁。孟子時猶擁虛器而竟以失天下斷之似周已經易姓者然孟子何悖謬如是歟蓋幽厲以降周德已衰不稱天下歸往之實而民苦于虐政不得不思新王復起以救之民心之所向則革命隨之孟子曰由今之世。

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七篇之中至于湯武三致意焉嗚呼聖賢之奉天行道仁萬民過于仁一人愛萬姓過于愛一家以一人一家而害萬人損萬姓未有能免于聖賢之誅者也春秋以法後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未完）

論强權

今日所講。乃譯述加藤弘之先生之餘論而引伸之者也。加藤先生者。日本大儒。與福澤諭吉先生齊名。蓋德國學之導師。進化論之泰斗也。此篇所論。與人權自由之說若相悖。而實相成。今一講之。使學者參觀而知所折衷焉。

第一章　强權之界說

强權云者。强者之權利之義也。英語云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 此語未經出現於東方。加藤氏譯爲今名。何云乎。强者之權利。謂强者對於弱者而所施之權力也。自吾輩人類。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無機物世界。皆此强權之所行。故得以一言蔽之曰。天下無所謂權利。只有權力而已。權力即權利也。

凡動植物世界及人類世界。當强弱二者大相懸隔之時。則强者對于弱者之權力。自不得不强大。因强大之故。自不得不暴猛。譬之獸類。虎獅其最强者。故其於弱獸。任意自由而捕食之。是獅虎之權力。所以大而猛也。惟强故也。於人類亦然。昔者野蠻世界。强大之民族。對

於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又同一民族中其強者對于弱者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不甯惟是文明人民對于半開及野蠻之人民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是無他故皆自強弱之懸隔而生強也弱也是其因也權力之大小是其果也其懸隔愈遠者其權力愈大而猛此實天演之公例也

在動物與野蠻世界其所謂強者全屬體力之強也至半文半野世界（又稱爲半開世界）所謂強者體力與智力互相勝也文明世界所謂強者即全屬知力之強也自文明人以觀半開野蠻之人其強者對于弱者所施權力之大而猛實有可驚者如酋長國王之制其人民也貴族之制平民也男子之制女子也其權力所行殆非同類相待之所宜有是無他其懸隔大故也至文明人民則治者與被治者之間貴族與平民之間男子與女子之間其強弱之懸隔不甚大以故治者對于被治者之權力貴族對于平民男子對于女子之權力不得行其暴猛漸改而就溫良是蓋由強弱之懸隔不甚遠其昔之所謂強者不得任意振其權力譬如以獅遇羊則其權力必大至無限以獅遇虎豹其權力不能大至無限然則文明之世非治者與貴族與男子肯甘心自滅殺其強者之權力也實則被治者與平民與女子其智力既已

漸進。不復安於前此弱者之地位。而前者之強者。遂不得不變其暴猛之權力。而爲溫良之權力。然則直謂前此之弱者。漸出其強權（因弱者已漸爲強故有強權）以壓制前此之強者。使不得不稍弱。殆無不可也。

由此觀之。強權有兩種。一曰大而猛者。一曰溫而良者。雖然、等之爲強權也。尋常學者驟聞強權二字。輒以爲專屬于大而猛者。而不包有其溫而良者。此實誤也。猛大與溫良。視乎他力與本力相對之強弱。而本力所現之象。隨而異云爾。若本力之原質。則固非有異也。此吾所以統括猛大與溫良兩種之權力。而概名之爲強權也。

第二章　論強權與自由權之關係

曰強權。曰權力。聞者莫不惛而厭之。謂此乃上位施于下位無道之舉動也。人羣之蟊賊也。曰自由權。曰人權。聞者莫不愛而貴之。謂此乃人民防拒在上之壓制。當然之職分也。人羣之祥雲也。雖然。就前節界說之定義言之。而知強權與自由權。其本體必非二物也。其名雖相異。要之其所主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礙。以得己之所欲。此則無毫釐之異者也。不過因其所遇之他力。而異其狀。因以異其名云爾。彼野蠻與半開之國。統治者之知識。遠優于被治

者其駕馭被治者也甚易故其權力勢不得不猛大至文明國則被治者之智識不劣于統治者於其伸張其權力以應統治者兩力相遇殆將平均於是各皆不得不出于溫良若是者謂之自由

昔康德氏最知此義其言曰統治者對于被治者等貴族對于賤族所施之權力即自由權也蓋康氏之意以爲野蠻之國惟統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臘羅馬則統治者與貴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國則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又李拔爾氏之說亦大略相同其意謂專制國之君主與自由國之人民皆熱心貪望自由權者也故自由權可謂全爲私利計耳云云康氏李氏皆日耳曼大儒也其論如此可謂中時矣要而論之前此惟在上位者有自由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自由權前此惟在上位者有強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強權然則強權與自由權决非二物昭昭然矣若其原因則由前此惟在上位者乃爲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爲強者耳故或有見人民伸其自由權以拒壓制之強權以爲此強弱之迭代也不知乃兩強相遇兩權並行因兩強相消故兩權平等故謂自由權與強權同一物驟聞之似甚可駭細思之實無可疑也

諸君熟思此義。則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謂天生人而人人畀以自由平等之權利云也。我輩人類與動植物同。必非天特與人以自由平等也。康南海昔爲強學會序有云。天道無親。常佑強者。至哉言乎。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則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爲強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強其身。欲自由其一國。不可不先強其國。強權乎強權乎。人人腦質中。不可不印此二字也。

第三章　論強權之發達

凡一切有機之生物。因其內界之遺傳。與外界之境遇。而其體質心性。生強弱優劣之差。此體質互異之各物。並生存於世界中。而各謀利己。則不得不相競爭。此自然之勢也。若是者名之爲生存競爭。因競爭之故。於是彼遺傳與境遇優而強者。遂常占勝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敗。此亦當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爲優勝劣敗。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強權之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而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雖然。其發達之次序。亦有可言焉。在禽獸世界。其強權之所施。惟在此種屬與

他之種屬之間（如虎與羊貉與鼠之間是也）而已若其同一種屬之間則其強權不甚發達野蠻人亦然當草昧未開之時同一人羣內之競爭而出其強權者甚稀其始惟人類對于動植物而施其強權其繼則此羣對于彼羣而施其強權其後乃一羣之中之各人甲對於乙乙對于丙而有強權蓋由人羣進步發達而生存競爭之趨向日漸增加而強者之權利乃日漸加大於何證之。如一人羣之初立其統治者與被治者之差別殆無有故君主對于人民之強權亦幾於無有是爲第一界亦謂之據亂世其後差別日積日顯、而其強權亦次第發達貴族之對於平民亦然男子之對於婦人之亦然是爲第二界亦謂之升平世至世運愈進步人智愈發達而被治者與平民與婦人昔之所謂弱者亦漸有其強權與昔之強者抗而至於平等使猛大之強權變爲溫和之強權是爲強權發達之極則是爲第三界亦謂之太平世

或問曰、既已相消矣。既已平等矣。則世界無復有強權之跡謂之爲強權消滅則可矣。謂之爲強權發達何耶。且此第三界者與第一界何以異乎答之曰不然、第一界之時人人皆無強權（惟對于他族而有之耳）故平等第二界之時有有強權者有無強權者故不平等第三界之時人人皆有強權故復平等要之以強權之有無多寡以定其位置之高下蠻野百不失一如專制

主義自今日視之誠爲可笑可憎然要之彼一羣之中尙有有強權者若干人則勝于前此之絕無強權者矣貴族政治神官政治亦其有強權之人日漸加增之徵驗也近世經一次革命則有強權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羣之文明必進一級前此經過者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皆是也今日歐洲各國有強種之人增于二百年前不知凡幾矣然則今日西人之強權發達已極乎曰未也今日資本家之對於勞力者男子之對于婦人其階級尙未去故資本家與男子之強權視勞力者與婦人尙甚遠焉故他日尙有必不可避之二事曰資生革命（日本所謂經濟革命）曰女權革命經此二革命然後人人皆有強權斯爲強權發達之極是之謂太平

雖然此就一羣之中言之耳若此羣對于他羣而所施之強權之大小又必視兩羣之強弱以爲差必待羣羣之強相等然後羣羣之權相等夫是謂太平之太平

（未完）

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功課

秦伯

積圓顱方趾而成衆生。積衆生而成世界。世界之安危治亂。視乎文明人者之生與不生。然則文明人者其大世界之大腦筋矣乎。夫腦筋莫不自愛其身。寒何以爲衣。飢何以爲食。風雨何以爲上棟下宇。百體之安樂在一腦之善自爲之。百體靡有圖報者。而腦之不倦自若。腦筋亦勞矣哉。吾聞之。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孔墨者。豈不知圖逸樂者歟。而以愛天下之大身而瘁其一身。其諸孟子之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者乎。何居吾輩之不以腦筋自責也。今者百體病矣。然則當此時。腦筋可曰我非腦筋也乎哉

批

百體不圖報而腦筋不倦二語通極。孔子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夫學與誨非難。不厭不倦爲難。必如何然後能不厭不倦也。必也視辦一切事爲已所必當盡之職。不啻惟是而已。大人之任天下事也。視之如縱欲然。何也。彼其不忍人之心不可抑制。遇事之來。如有搔其癢者然。他人欲禁之且不可。而何有厭倦之有乎。不過細人以聲色爲縱欲之具。大人以救衆生爲縱欲之具而已。如腦筋之爲百體謀。正此類也。

林介叔

老氏之言曰還淳返樸此中國誤認進步之變化爲循環之變化之原因也夫淳樸者野蠻之别義也更欲求返之還之是自安於禽獸之道也而天然之奴隸取其不事人爲易於混世乃昌其虛無自然之說而流毒於此數千年此數千年國家之亡也則曰自然而亡國家之興也則曰自然而興究其實則一家人聚嘐於草昧之中無所謂興亡無所謂變化此一家之惡已極彼之稍善者取而代之甲一家之力已疲乙之稍强者奪而守之延至今至於一物之微一事之末亦莫不曰有運數存焉嗚呼幾不知進步爲何語安望其明自由之理歟

馮斯欒

師昨日言文明之自由是有法律之自由野蠻之自由是無法律之自由變更謂野蠻之人不但無法律而並無一毫之自由雖縱情任性隨意放掠似乎不得不謂之自由然甚非也夫旣無法律矣則將侵人之自由如是則有一自由必有一不自由然此尚不得不謂其無一人之自由也不知我可侵人人亦可侵我人我相侵卒無一人得自由是故欲人人自由者非人人自有法律不可

曾廣勷

泰西一國累敗而累興蓋善變以應天也中國一蹶不再興不變而逆天也故順天者興天非興其一國也逆天者亡天非亡其一國也一國不自變人將順天代變之而一國亡矣一國能應天則其國雖萬世存可也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其此之謂乎

批

天然之理日趨於變者也故不變者任天而實逆天善變者制天而實順天

鄭雲漢

德國之國家主義英國之公利主義法國之自由主義即太平內之三世也德國即太平之據亂英國即太平之昇平法國即太平之太平當今之世歐洲雖三世並行然以予觀之今日正公利主義之世界何則國家主義德國雖行之日本亦効之然皆有漸移於民間之勢自由主義法國行之而屢屢有內訌之變近有復倡專制之政體可見德法二國俱不能行也國家主義自是以後將不能行自由主義必待二十世紀後始能行也

批

源本經義引證時勢極有心得今日行之而最有效者實莫如英國政體自由主義雖善

矣。然以全世界之人智綜合比較觀之。尙未能行。雖强好此美名。而實際則多窒礙也。故英國派眞今日最宜之政體也。

麥知覺

師昨言凡歐洲各國之人。皆有愛國之心。自立之質。故雖已亡之國。經數十年或數百年。或數千年。而常思恢復云云。覺竊疑焉。夫阿爾蘭有幽蘭之烈女而不能脫英之羈軛。西班牙有紅蓮之奇人而不免各國之欺凌。波蘭有骨數斗之勇烈而卒爲三國所呑併。埃及有亞刺非之豪雄而爲英法所箝制。凡此諸賢壯烈之氣。橫於宇宙。積之數十年。積之千百年。極力振奮。以圖恢復。而厥功未遂。而血染霜鋒。行志未成。而身逾荒島。非無愛國之心也。非無抜萃之才也。而喪亡若是。豈埃阿波西之氣運已絕乎。抑更有復起而接踵者乎。

批

問得極有心思。文筆亦甚整練。可稱精進。埃阿波西等國。雖亡之既久。積弱已甚。而此輩豪傑。繼踵不絕。此其所以可貴也。此乃彼中多少人物。幾經講求。養成此種獨立不羈之氣也。雖屢有挫敗。然愈挫愈堅。愈敗愈奮。其流風餘韻。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焉。觀其國之有此等人。吾知其必有獨立之一日無疑矣。今雖屢挫。豈可以成敗論英雄哉。

中國之運命與革新之氣運

譯東亞時論

夫中國之衰運近已達於極點外侮迫蹙危如累卵殆有智者無所用其智勇者無所用其勇仁者無所用其仁之勢自其內部而言則國家之組織全已解体自其外部言則國家之防衛全已廢撤如中國者將任列强之分割自甘亡滅沈淪使四百餘州之山河空爲四千年古帝國之邱墟歟抑因衰殘荒廢之餘蘇復國民之新元氣使國運之復興歟是實今日之一大問題也

而此疑問之解決實於世界有至大之關係即如我日本亦不免少有關係若支那果無蘇復再興之望殆有白人以外之生民不能建設自主自立之國家之勢以唯一之日本於白人以外發揮一種之文明欲自主自立世局岌岌殆難終日情勢之必然自可覺悟故中國之運命如何之問題決非獨中國之問題亦實我日本之問題也

中國之運命如何人非神明誰能豫言之哉然中國者果能有蘇復再興之內力與否決不難講究葢今日中國之衰頹在政治之腐敗決非國民之衰弱在國家組織之機關解体必

非國民生氣之消耗。故將自中央政府以非常之大英斷一振其紀綱更始而改張敷抑自民間革命之元氣勃興乎中國者自其衰殘之餘而復勃起知非不可期之事也試徵其歷史。暴秦失鹿。天下共逐。遂有西漢之勃興。新莽簒竊。遂有東漢之中興。承六朝積衰之餘。繼隋煬帝之荒暴。遂有李唐之盛世。蓋中國之國家組織。雖甚簡單其制度文物則似甚煩縟其君權雖甚專制而其革命權亦甚自由也而其君主專制政體。與其朝廷之內政。概以二百年乃至三百年。達於腐敗之極點。其時即以革命而一新之。故其學者於君權正統論雖紛紛其說然於其實際終主逆取順守之常套故常以天命天與之說頌揚其新主權者如彼之洪秀全。今日雖皆以髮匪之賊魁唾罵之。若彼當時不流連於金陵之繁華而失誤兵機。長驅而爭燕山。今日博新朝高祖之尊稱。未可知也要而言之。中國之國家。其衰敗非由國民之實力實由其朝廷之政治所致者皆歷歷可徵也故吾輩就今日中國之衰運而論。亦斷不敢輕謂中國國民之內力消耗不得不謂滿清政府政治紀綱之腐敗解体且清朝之鼎祚。既滿二百年。以其數考之。已當革命之運。吾輩者非敢唱不祥不敬之言。而望隣國之變亂。唯望北京政府。猛省其氣運。深察其形勢。使就中興革新之途。故不得不進以忠告

溝。則中國人苟思五胡之亂。其禍中國如何。即可想見今日列強之侵略如何矣。古來中國之外患。唯五胡之亂爲饕食。其禍遂至深且大。而今也列強之分割侵略。其外形固似五胡之饕食。其實力則幾十百倍於五胡也。夫五胡之侵自西北兩面。不過如今日之一俄國。今也東有德有英。南有英有法。而此外如美如意如比如墺。亦漸漸來迫。以中國之大。如往時聞雞起舞之劉錕。中流擊楫之祖逖。竟無其人。却有屈膝事契丹之石敬塘。人物豈非可詫駭之至哉。現海關者。與其鍵於英人。東三省者。勿論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北江蘇廣東廣西雲南各省之鐵道。其敷設權讓與俄英法德。膠州旅大威海衛廣州之要港艮灣。隨意割贈。四境內外。無所防備。一出一入。他人族類。所謂貸盜以鍵。饋寇以糧者。非中國今日之現狀哉。然其形狀非成於成之日。其所由來固甚深久。吾輩者決非徒驚怪今日之形勢。唯驚怪中國今日當局者之舉措而已。彼等者尚不知今日之時勢。除根本革新之外。無他救濟之法。其狀何異於坐弊船之中。駸駸下墜。猶冥然罔覺乎。然則中國之運命。其前途遂無所望乎。

雖然。以吾輩之所知者。則中國國民之內力。非薄弱也。其民庶者。勤勉於生產。而堪勞苦。其

生計者。儉素而工於貯財。其士人熱心於講學而嫺禮讓。而至其礦物植物。原野河川之天富。固不可勝數。方今北京政府雖窮於財政。是出於理財之不得其宜。決非民力之乏。支那之兵雖弱。是將校無人。使訓練得宜精良之兵指日可得。觀於甲午戰役。我軍人之所親知也。而其所爲一大缺憾者。國民無愛國心之一事。然近時民間之氣運。全與往時異其面目。革新之氣象。勃然到處而興起。皆人之所知。而此氣象者。則以南方爲尤旺者也。以今日之情勢而論。廣東湖南。即革新氣運之中心。而瀰漫於浙江福建廣西江西江蘇各地。決有不可輕侮者。此雖未足稱爲革新黨派而革新之氣運已早晚而醱酵矣如彼哥老會白蓮會小刀會八卦會等。已成之團體不計外。其他有純然革命家有溫和改革家有因循折衷家有輕浮競新家。其步武雖不能一致。然其氣運之大勢已足令吾輩之所注目也。使因此大勢進而不止。綜合聯結。歸注一所。將國家組織之觀念。於此發達統合一致之思想。於此圓成。愛國奉公之志氣。於此陶鎔。東連西競之交情。於此交通。蓋大有可望。吾輩者不欲支那蘇復而再興則已耳。若不然則今日之務。宜於商業敎育及其諸般之交際。努力啓發其氣運。誘掖之。開導之。振作之。鼓舞之也。且近支那人與我日本人。爲特別之親愛。則

吾人豈可吝此一片友俠之意氣哉。況非惟友俠之意氣。支那之蘇復何如。實關我國之運命。尙可視爲他人之事哉。

由此言之。今日之疑問。此革新之氣運。與北京政府果能兩立與否之問題也。而吾輩者。容易解決此問題耳。夫支那國家組織之解體。政治之腐敗。既達其極點。按之古來革命之情勢。已早晚發見無可生疑。然其革命之不即爆發。所以保今日之無事者。則支那人之愛國心。慮內亂一起。外患必沓至。故特抑制其舉動。若其革新家。苟非深慮及此。則揭竿崛起。即在目前。何則。其慷慨弊政。而希望革新者。殆如久渴思飲。久飢思食之切也。故支那政府果欲回轉衰亡之運命。免列強分割侵畧之慘禍。宜利用此氣運。以成中興之偉業。如目下支那之目爲反賊。指爲不逞之徒者。却皆足以翼贊中興之事業而有餘者也。若不然。則列強侵畧之禍根。漸蟠結於內地。縱令能防遏革命之亂。而滅亡之運命。終不可免。支那政府者。將愛國民之革新歟。抑愛列強之侵畧歟。苟愛之。盍亦反其本矣。

代表革新氣運之人士。固自不一。其意見。其手段。亦自各異。或企革命變亂。謀破而逃海外。是爲急激之派。或隻手唱變法。一敗塗地。或死或散。是爲輕快之派。或見識獨高。韜跡山林。

以待時勢之至。是爲蘊藉之派。或太息離畝而聯合同志。是爲慷慨之派。或著書。或作報。委曲譏諷以達其志。是爲謹厚之派。其方向雖不相同。其志之所謂保種保國保教之熱心則如同出一轍。而獨全然反對此氣運。百方防遏。深慮其發達者。其中所謂滿洲派。八股出身派。勢利俗吏派。拘泥學說之頑陋派。亦種種色色。至其忌革新者。則不謀而同也。若果中央政府長爲此輩所蟠踞。力拒革新支那之蘇復。終至息絕或激發革命之氣運。生非常之變局。俱不可知。然皆是北京政府之所自取。決不能咎他人者也。故吾輩之所期望者。惟望中央政府。施一英斷。乘此革新之氣運。以成中興之偉業。將雄視五洲。冠絕萬國。亦非難事。然因循推諉。將革新之氣運。自中而激發革命之變亂。侵略之大勢。自外而演分割之活劇。內患既與外憂迭至。則它日之政府。豈能復爲今日政府之所有哉。故吾輩于此下一斷語曰。欲看支那之運命。在此革新氣勢之如何。欲觀後來之變局。在北京政府方針之如何

策畫支那論

日本江藤新作著

支那與我相鄰。其一盛一衰。一興一亡。不無多少之關係。余甞與友人就支那問題而策畫之矣。自今十四五年前。與福岡、平岡、宗像、和泉、諸氏相會。彼相談欲創立東

亞學館。余當時與諸氏意見頗有所異。以爲此事不甚切要也。雖然。余於支那。非敢等閑視之。唯如創立學校之事。不甚與同意耳。其後余於長崎再會平岡氏。時明治十八年（即光緒十一年）之夏。就支那問題。更有所計畫。此計畫者。非創立學校。乃侵畧支那之計畫也。余輩當時以爲今滿清朝廷之紀綱墜地。政令不行於四方。草賊割據邊隅。官兵屢討之而不能撲滅。是非清朝之運命既傾。革命之氣運既熟者乎。聞昔洪秀全將死而有遺言曰。我死後五十年。東海英雄。崛起而亡清朝。今日余輩之起。恰合秀全之豫言者也。即率同志數十人潛入支那內地。與其革命黨合。襲明太祖所創基之南京而據之。乃問滿清朝廷鼎之輕重。平岡氏至欲賣去其所有之石炭全部。以充此計畫之資。不幸罹意外之災。余輩之計畫。遂爲挫折。不得已而解散同盟焉。

爾來就支那問題。而有所策畫者。不獨余輩也。朝野人士。出種種手段以解釋。皆不得其要領。就兩國間實際之形狀言之。我國人常侮蔑彼。謂彼雖厖大。而頑愚固陋不足懼。彼則目我爲蕞爾島夷。被西洋之假面。爲沐猴之冠。然深察兩者之內情。彼竊驚嘆我文化之日新。我視彼則國運雖衰。而民衆之多。彊土之廣。非容易可侮。內互

以猜忌之眼而觀。外互以輕侮之色而接。於是察兩國之當局者。始終不免衝突之處。彼之海軍。對我而準備。我之海軍。對彼而擴張。彼備鎮遠定遠之戰鬪艦。我造松島嚴島橋立之巡洋艦。彼誇艦體甲鐵之堅。我以三十生枝米之巨砲迎之。兩兩相持而不下。數年前兩國之爭端。朝鮮之問題。幾次欲破兩國之平和而不破。卒至二十七年（甲午之役）之夏。兩國之兵。漲砲煙於朝鮮豐島。迄至翌年四月。兩國之兵戈。結而不解。東洋之天地。以殺氣而蔽之。我海陸之兵。連戰連捷。終至使彼割地償金。請和於我。此戰爭之結果。支那之戰鬪力。殆被破壞。歐洲列强多年窺窬之野心。自此次第發露者也。俄羅斯占領旅順。德國占據膠州。若英、若意、若美、各爲多少之要求。或云門戶開放。或云土地分割。言雖不一。皆不外向支那以圖巳之利益。世界虎狼之視線。悉集注於支那。其北部之咽喉。旣爲他人所扼。由是北京朝廷不知策之所出。臥榻之側。拱手任他人酣睡。國勢之衰。實有可憐者也。

徃時我對支那之策。祗兩國間之事也。今支那問題。殆關涉于全世界。競爭之端。由西方而遷於東方。支那問題之解釋如何。實關世界列國勢力之消長者也。今取支那

安危盛衰之大問題。而云日本安危盛衰所關之大問題。亦無不可也。（未完）

補述法人强索廣灣租界◎廣州灣在明時爲海盜出沒之區。地勢甚佳。不獨爲海南北境海道之咽喉。且能據守由廣州至東京沿途各隘。有此天然形勝。中國人向不注意。即自法人要索後。而能知其情勢者亦少。緣法人之於其地。初只索租界一百里。後華官偕往會勘。法人所欲甚奢。忽翻原索之地界外。又添索二百里。華官頗拒之。一面密察法人要索之由。知其地實爲險要。如竟允其所索。不但後來廣州灣附近不能控制。即廣東全省沿海各島。以及廣州地面。海南全島。皆在法人掌握中。必四面布設重兵。然後可稍資防禦云。

記者曰、凡未開之國。於陸既鮮鐵路以資轉運。非藉河流往來。不能通全國命脈。故外人乘之。亦不先於陸而先於江。所以據其要津。即制其死命也。歐人東侵非亞二洲。全用此策。如英人於非洲則緊握其乃爾河。今日於中國復汲汲於楊子江兩岸。法人於越南之海防西貢。暹羅之湄江東岸。既悉心經營。北侵而至中國。故力索廣州灣及香山之灶頭地方。以近扼西江崖門橫門磨刀門諸險。其所欲之奢。固



迫於進取之謀而不能已。惜吾國上下皆憒然罔覺。俟偕往會勘。不耐其棼紊。然後察知。寧非悔之已晚耶。夫我國之割地與人。具有大手段。萬國所知矣。有明知爲咽喉之地。而偷安目前。竟甘割讓者。旅大歸俄。威海歸英。膠灣歸德是也。有樞臣不知大勢。以爲海外荒島。而輕于割棄者。香港畀英。澳門畀葡是也。要言之。法人於越南根基既定。再據廣灣。水則泝西江而上至梧州。陸則由龍州鐵路而抵南潯。且聞其公使近更索龍蘭鐵路。若皆如願相償。則川粵滇黔不足圖也。嗚呼可不懼哉。

西江英法爭權◉西貢某報載英國藉口西江賊盜縱橫。前數月已照會粵督云。華官既不能窮捕盜賊。則英官當代派師船往護商旅等情。無何伏莽繁興如故。華官之不能捕治如故。英官竟派船前往巡緝。查此等舉動。即英人未沒入埃及時所行之故套。蓋藉以攬人國地方政治權也。然英在兩粵既試如此手段。我法國不可任英獨擅其權。茲駐香港及粵東法領事。業有移文至西貢請調砲船一艘。前去巡緝。此事自當速辦云云。

記者曰、試手於中國南方者。惟英爲先。十餘年來法之舉動亦殊屬猖獗。今英既得

楊子江岸不讓他人之約。大欲償矣。於西江尚欲廣其權勢。法人能不嗔其無遺利耶。在非洲屢與英爭乃爾河。亦以此而已。

英官緝拿會黨◎日前英人交割九龍新界時。土民起與爲難。有謂此是私黨所爲。此等私黨。遍於南方。英官甚欲究辦之。故香港總緝捕於某日帶同印西各差等前往駐紮 偕同該處官府親往搜拿。計分五隊。第一隊梅總緝捕親身帶領。拏得六人。第二隊拏五人。第三隊拏六人。第四隊拿三人。共二十人。其爲首諸人。已詳港臬定罪。有十五人候港督批示。驅解出境。現梅緝捕極力搜緝。如匪徒有逃往華界。仍照會省官併力協拿。務剗除根株云。

記者曰、西人非無故而索地也。有致之者也。吾民向安耕鑿。亦非好爲不法也。但初與外人相接。新政所頒。偶一不慎。便稱違礙。且疑爲有私會相結。窮治無已。則又脅其原治地方官府。併力協拿。嗚呼、所居之地不幸而爲朝廷割棄者。其何所逃命哉。

俄人攘奪礦利◎遼東牛莊之間。土匪肆行擄掠等事。推其故實皆俄人所致。蓋俄人

招募工人。不給工資。華工多致失業。流爲匪類。其可薩克兵役。及鐵路工作之俄人。其所爲尤不合公理。又細察俄人現實欲設法攫奪遼東開礦之全權。頗有得尺則尺之勢。夫華官尤其開採者。僅復州一帶礦產耳。而俄人則竟垂涎無已也。

德人索地又聞◎近信德人又要索黃河以南之地。直至開封而止。卽作爲德人權力圈內之地。未知總署如何作覆。

英員購地◎威海衛英水師提督。現價購劉公島地。將來此地歸該提督一人管轄云。

來稿雜文

論剛毅蒞粵籌餉事　錄天南新報

前者剛毅目擊比年庫藏支絀。建言籌欵于江南一省。每年實籌得一百餘萬兩。成效昭然。嗣又奉命來粵。抵省後接見僚屬。常將十六字宗旨明白宣示。謂此行籌欵。上不病國。下不傷民。嚴絕中飽。裁節浮費云云。未幾諭令加課鹽務六十萬兩。釐務八十萬兩。更于廣潮廉三府及南番東順香會潮揭海九縣。每年責令報効各二萬金。其餘亦量予酌派。旋念朝廷設官分職。文武並重。今旣責令文員毀家紓國。武員竟得置身局外。殊不足以昭公允。遂議令武員一體報効。現在廣協馬副戎仰承憲意。經已函知屬下各弁。量其所入。酌輸若干。以濟公家之急。所有各情。均爲錄報。執筆人再四思維之下。不禁喟然而嘆曰。狡矣哉剛毅之巧爲彌縫也。傷矣哉粵民之慘遭朘削也。自古中外理財之法。不外兩途。非損上益下。即損下益上。斷未有上不病國。下不傷民。而可以籌得如許鉅欵者。即曰嚴絕中飽。而所謂中飽者之財。取之上乎。抑取之下乎。今無論所取之財爲上爲下。但旣入職守者之宦囊。自係職守者囊中物。一旦強

責其竭誠報効。彼怵于權勢之赫奕。雖不敢或與之抗。而其心能無恫乎。況所謂不准加派苛勒者。不過紙上之具文。彼府縣將弁等。每年既責令其報効若干。勢必百計營謀。別求其所以生財之道。文員則糧賦加徵也。詞訟受賄也。武弁則尅餉缺額也。包賭庇盜也。無一非致富之方。即無一非傷民之處。彼剛毅之十六字云云。將誰欺。欺天乎。殆欺粵民耳。譬諸漁人豢養鸕鷀。日駕竹排。溯洄于江渚之上。遇有游魚 則鸕鷀入水擒之。維彼漁人。奪魚于鸕鷀之口。曰吾之所取。不過嚴絕中飽而已。而于江魚固無害也。嗚呼、剛毅之籌餉。責令文武報効。以爲不病國。不傷民云云。夫亦何異于是哉。粵東素稱饒富、彼三府九縣之地方官。每年雖各報効一二萬金。究亦何損。然傳有之。曰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上既以報効責之官。則官自必以寵賂取諸民。民無所取、勢必困苦而迫爲盜賊。地方亦因之不靖。如是而猶謂之不病國。不傷民。其誰信之。嗟夫、溯自去年政變以來。彼頑固守舊諸大臣。亦知外侮內訌。禍患日亟。咸以强兵富國爲要圖。乃所謂强兵者。則榮祿但于京城設立武衛五軍。一若京畿爲首善之區。該處有此練軍。即可以攝敵人之心。而寒奸民之膽。詎料

五軍將弁。我行我法。不受範圍。而又有管理神機營之慶王與榮祿。時形不睦。是強兵者卑卑不足道。既如彼矣。而所謂富國者。又舉凡通商開礦創鐵路興製造及一切天地自然之利。絕不講求。而惟知剜肉醫瘡。羅雀掘鼠。小民何辜。而堪遭此朘削也耶。雖然。自古亡國敗家之禍。必先有大奸大惡聚斂之臣出而荼毒百姓。夫而後天怒人怨。兆衆因而離畔。宗社因而傾危。蓋不如是不足以亂天下也。今者西后特將聖主幽囚。忠良殺害。而任此昏庸奸貪之輩。肆意橫行。幾何不更速瓜分之禍哉。所謂自壞爾萬里長城者此也。嗚呼噫嘻。

論籌餉宜先折南漕　　錄國聞報

清國因庫欵奇絀。而命剛氏至各省籌餉。籌法若何。曰杜中飽。節靡費。夫清國所靡費者亦多矣。苟思節之。則既節甲。不能不節乙。并不能不節丙丁。所謂一節而無乎不節。方為盡善。當剛氏在江南時。搜欵殆盡。而於南漕一事。絕不計及。南漕之有弊無利。固人所共知。自來議折者不一而足。卒梗塞不行。豈剛氏有鑑於前而不言乎。抑當局者昧而旁觀者明乎。此四百萬石之南漕。胡以一任官旗及諸色之耗食。竟如

無其事。不大可異哉。請略舉南漕之弊。官吏若干。胥役若干。運丁若干。花戶若干。有如許官吏胥役運丁花戶。則衙署倉厫船隻轉運局等費用應需若干。宜運米到京。每石升至銀幾二十兩。以此銀數購米一石。雖至愚者亦知其計之非。況聞之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實歲出一千四百萬石。一千萬石既供中耗。四百萬石尚未必盡歸國家。於國無益。於民有害。凡中飽也。糜費也。莫此之甚。乃明知中飽而不杜。實爲糜費而不節。吾不解剛氏所云杜中飽。節糜費。果何者爲中飽。何者爲糜費耶。然思其所以不能杜之節之之故。姑爲三說。各省府州縣且辦積穀。京師何地。豈可去此倉儲。旦夕有警。將如之何。此公言也。南漕若折。自漕督倉督以至糧道糧運衛官同通佐雜。閒曹冗職之員。俱無以餬口。此私言也。中國之事。一成不易。驟欲中改。恐必有變。此半公半私之言也。然而儲糧京師。倉無不實。遂足以防寇乎。委而去之。亦屬無濟。即能固守。後無繼至。藉此數百萬石之米。安可久長。如曰此本爲飢饉而設。則此刻火船汽車臨時之轉運甚捷。何必費此巨欵。陳陳相因。以待飢饉之一日耶。況實者少而空者多。倉固徒有其名耳。此亦一說也。爲漕督倉督以及糧道各官之無以糊口。

而不折南漕。則今日枉逐之擠。國家設官。似宜多於前時千百倍。方見疏通。國家既不爲此而擲虛糜之欵。則同一虛糜之欵。亦何樂而不節乎。此又一說也。若凡事恐積重難返。則國之弱聽其弱可也。國之亡聽其亡可也。苟一息僅存。生機猶望。不能不將所以弱所以亡之病根。一一剔之除之。庶可强固如昔。於此而虞中變。何其重視若輩至此哉。若輩徒有腦壳。斷斷無此思路。一旦盡數裁撤。不過有錢者問舍求田。無錢者改絃易轍。如是而已。何慮爲。此又一說也。

由前三說。南漕不可折。不折有無窮之弊。由後三說。南漕大可折。折之有無窮之利。且此利也。即剛氏奏陳籌餉摺中所云。舉國家原有自然之利。仍以還之司農而已。剛氏之籌餉。非以下不病民生。上不失政體。全在杜中飽。節糜費爲宗旨乎。則裁此巨數。以入公家。謂下不病民生可也。謂上不失政體可也。謂杜中飽節糜費無不可也。他人猶可委。剛氏既以籌餉自任。似應議及。或曰設身處地。是亦有一難焉。倉場之費。分之者衆。又爲內監歲入一項。今日內監。其信任如是之專。誰不樂爲趨奉。剛氏而言。固以一身招叢怨也。其難一也。況去歲折漕之議。業將行矣。而八月十七日。忽

有毋庸改折之詔。國家明明不欲革此弊端。剛氏而再進言。能聽從乎。其難一也。靜焉以思。彼所謂難者。實無所謂難也。去歲八月十七日事。太后無非欲反新行之政。有利無利。不暇計也。有弊無弊。不暇顧也。今國帑艱難。至於此極。練兵固要務。奈餉源欲竭。何如太后之明聰。豈不知較量出入。凡可整理則整理之。多多益善。以濟急需。剛氏既奉籌餉之命。握籌餉之權。言之亦其分耳。此時不言。豈復有言折南漕之一日。獨不思在寧所籌各項 得銀六十一萬餘兩。在蘇清賦。約得銀米各二十萬。合銀約六十餘萬兩。兩共約銀止一百二十萬兩。需時幾何。費力幾何。今至粵省又須需時費力。其數尚不可預定。籌餉之難。已可概見。而偏置此數百萬現成之款於不顧。籌畫亦未可謂精詳矣。以云招怨。則既爲國家籌餉搜求瑣屑。無微不入。勢不能兩全其美。取諸官吏。則官吏怨。取諸商民。則商民怨。等是怨也。何獨於內監而畏之。畏其譖言乎。畏其勢力乎。今日之主我爲政。合則留。不合則去。欲言言之。何用囁嚅。即使譖言入。勢力行。諒不至爲國家撙節財用而獲罪。況折漕不折漕之種種利弊。諸公已議之在先。至今聞又有某御史竭力一言者。惜乎不得其位。不得其勢。徒格於部議而止。知者謂皆出某內監之力。某內監之神通。誠廣大哉。設剛氏能用全力以爭之。當不至此。因得其位得其勢耳。然而剛氏固不言也。然而吾日望剛氏之言也。故舉一得之見。曰籌餉宜先折南漕。

記吉隆華商倡祀　孔子聖誕　附公啓幷章程

我中國四萬萬神明之胄。尊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之教。宜乎化被六洲。道隆萬國矣。而乃見侮於外人。鄙我爲無教之國。良由我國政府體制太嚴。其崇祀孔子也。除各直省府州縣勅建文廟而外。其餘民間所尊崇者。惟釋迦牟尼老子道君。梵宮道觀。棋布星羅。即讀書種子。口誦孔孟之書。肩擔孔孟之道。亦且崇祀文昌魁星諸神。而置孔子於不顧。似此尊而不親。曷若尊而衆親之爲愈也。吉隆衆商有感於斯。屢擬倡祀孔子。爲南洋開其風氣。屢議未決。近由王雨郇陸弼臣兩君出爲提倡。經閩籍好義諸君樂輸巨欵。與脩福建會館。即恭設孔子牌位於其中。本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聖誕。當即傳集各紳商舉行祭聖之禮。共申慶祝。俟有餘力。擬即就會館中兼設義塾。栽培後進。其雕刻神牌。題曰　大成至聖孔子神位八字。上下兩旁。皆鐫雲龍。高三尺六寸。滿面鋪金。極其堂皇華麗云。茲將其公啓章程列于後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夫所謂聖人者。孰有如我孔子哉。孔

子造人倫之極。至爲萬代之儒宗。人倫者何。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也。人倫之道者何。有親有義有序有別有信是也。孔子之道。雖不足以盡倫究其竟。而孔子之教。要必先以盡倫發其端。故孔子即此道以教人。而人當奉此教以尊孔子。時至今日人倫之道攸斁矣。孔子之教愈衰矣。孔子之教衰。而孔子之象愈渺矣。推原其弊。實由尊聖之太過。我　中朝例典。獲遊聖殿者。非進庠登第不與焉。餘則宮牆外望。欲瞻拜而無由。以聖像之得一瞻拜。尙如此難。又安望聖教之入人深且易哉。夫以孔子教我之功而論。等於父母生我之恩。生我者得而膜拜之。獨至教我者不得而膜拜之。有是理乎。況世無孔子。萬古如長夜。則孔子之教。又迥殊尋常經師之教。古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孔子殆所謂經師而兼人師之責者也。然則其教之繫於世道人心。不綦重哉。而謂可不崇奉而膜拜耶。而謂可分畛域。若者得拜。若者不得拜。致與聖訓無類之意。大相剌謬耶。攷儒術之初。魏文漢武。嘗立博士。洎漢武之世。罷黜百家。獨尊孔子。其時家奉孔子之教。人守孔子之道。士無異行。家無異術。國無異政。足見人才之蔚。卓犖古今。魏晋之間。士則跅弛。談尙老

莊。儒術衰微。斯文掃地。五胡之亂。接踵而來。而聖教一變。播及隋唐。重詞章。佞佛學。以周公集大成。而黜孔子爲先師。效其尤者。冒昧之徒。遂定婦女不得祀孔子之禁。而聖教又一變。至宋明諸儒。雖力尊聖學。然言之太高。未免苦而難行。尊而弗親。譬之偏安。無復大一統之基業。而聖教又變而愈變。我　朝開國之始。朱學盛行。其時尙多經濟之士。乾嘉而後。崇尙訓詁。微言幾絕。士智鄙塞。有如瞽聾。而聖教愈變而至於加甚。求所謂實心實學。而聖教是尊者。蓋亦寡矣。今將掃除舊習。大煥新猷。惟聖像之是尊。不至數典而忘祖。非聖教而不守。奚啻左道之惑人。由身而家。由家而鄉。由鄉而國。由國而天下。士習丕變。道一風同。誰謂黃農虞夏之世。文武成康之盛。不可復覩於今日乎。故遊大匠之門者。不識規矩。無以爲方員。遊聖人之門者。不尊聖教。何以能盡倫。人之所以自立者在此。所以自強者亦在此。又何必舍聖教而別求自強自立之策也哉。子云、有教無類。吾儒生聖人後。讀聖人書。亦當擴充無類之意。使人尊奉聖教。膜拜聖像則幸矣。

一崇祀孔子。自今年八月二十七日聖誕始。此後永遠垂爲定例。

一現當開辦之始。未能建立孔廟。擬先在同善醫院設立聖像。以昭肅敬。

一聖誕日。闔埠各舖戸理宜一律結彩張燈致賀。

一聖誕日。闔埠不論男女老少。皆當親到該院行禮。適古禮男左女右。以示區別。

一聖誕日。凡致祭者皆守禮經燔柴之義。香燭寶帛之類。一切省免。

一今年開辦之初。聖誕日。闔埠公舉董事五十餘名。以勷辦此舉。每年公舉一次。以二十人爲額。此後垂爲定例。

一聖誕日。祀孔子畢。即敘會宴飲。以隆此舉。

一凡祀孔子與宴飲之事者。例捐銀壹大元。若能捐多者聽。若不與宴飲之事。不捐者亦聽。

一自今年崇祀聖誕後。闔埠華人除用光緒紀年外。當兼用孔子紀年。以示尊王保敎之意。

一各捐款除聖誕支銷外。即貯該院中。作下年經費。

一刻下此舉原係草創。俟辦有頭緒。議實妥善條欵。再行刊刻派送。

一各捐欵于祀聖誕後。將進支數目。刊刻派送。俾衆咸知。以昭徵信。

也。方今別國權爲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正與亞氏之說相符。古羅馬人。亦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作用區別之。爲最明瞭。

於今世之國家。不唯別其作用。且以作用之機關。爲不可缺之要務。昔時雅典之國會。并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羅馬人付大統領以行政司法二權。且大統領往往發布法令規則。是行今之所謂立法權也。中古德國之侯伯行政官。兼任法曹。一面按罪行刑罰。一面發布封內之稅則 英國之議院。今日猶握立法行政二權。而其上院更行司法之權。法人蒲彈氏。始論國內。特設數種機關。以分任各種作用之急務。然當時之人。以爲是理論家之希望耳。其實不可行也。其後博識大儒。孟的士鳩氏出。又痛論三權分離之急務。而倏爲天下之所傾聽。北美合衆國首行之。自法國革命以來。天下之立憲國。多用其說云。

孟的士鳩氏。大別國權爲二種。

立法權。

執行權。



再別爲二種。

重要之執行權。即今所謂行政權

司法權。

古羅馬大統領。既有行政權。而羅馬人。欲加强烈手段。使人民恭順。唯其命是從。因更付大統領以裁判權。實欲使政府之權勢。益旺盛也。孟的士鳩氏曰。須設三個機關。分任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不可使一人總收此三權。是保護自由之要務也。蓋孟氏以爲一人握三權。則其權過重。恐有橫恣自用。抑壓人民之自由權理之弊。不若三權鼎立。互相掣肘。使相競立功也。要言之。不可以一個機關。兼數個之用。宜每一權。設一機關。

孟氏之論。大合眞理。不容疑也。然欲全然分離國權。使各鼎立。則失之過激。今徵之實際。類別國權。非分離也而求國家設機關之本意。就人身言之。目司視。耳司聽。口司言。各個機關。分任精神之作用。而不敢兼他作用。於國家亦然。欲其作用整頓。須使官衙。各執當然之職。不許使一官衙。兼數種之職。蓋司法行政之事務。不惟形於外部

者不相同。其目的亦不同。故處辦其事務。各要適當之才能。夫同爲一人已。能爲出衆之行政官。又能爲適羣之法曹者。未可保其必無。然亦稀矣。由是觀之。各種事務。非分付於具其本然組織之官衙。與受其教育之官吏。終不能收其功也。

孟氏不類別國權。而分離國權。路騷氏承之。痛論立法執行二權對立之理。北美合衆國。始實施之。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離鼎立。夫國權要單獨。已如前卷所述。然分離之爲二爲三。使各獨立於一方。不相聯屬。其弊必至於彼此互爭相權。紛呶無已。欲國無分崩離析而不可得。是理之所最易睹也。北美人置憲法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上。據憲法選大統領。並代議士。使各當其職。以爲是足以調和一致。而免紛爭之弊。其實不然。裁判所勢已不能敵大統領及議院之爲政。大統領又不得不服議院之威力。由是觀之。三權鼎立之謬。昭昭不待言也。

歐洲邊閣泯昆士丹氏。欲防三權分離之禍。別置王權以統一三權。曰國王宰制三權。使各調和一致。以禁其出於權限外。庶民主義之患。發於下院。則直散議會。貴族主議之患。起於上院。則新增議員。大臣濫弄威柄。則更造內閣。裁判所有瑕疵。則會議

院改正法律。要在遏獘於未然。以保治平。夫國內之一致。賴人君之力爲最多。而人君固有制御國家諸機關之威德。眞如昆士丹氏之說。雖然、三權加王權爲四種。以此僅爲調和三權。保治平之具。則不可也。況於置國王於行政立法之範圍外乎。

凡劃然分離立法行政二權。極有害于事。且於實際上。亦不可行之。徵之天下邦國。確無可疑。而急謀分離。以施於實際。無若北美合衆國。及西班牙者。觀兩國之實況纔近接於分離之目的耳。未可謂達其目的也。何哉。其政府於報告大發議權。並大統領不允權。始有立法上勢力。此外未見收其功也。立憲君主政體則不然。其政府以行國家統御之實務爲本分。代表全國民。爲國家之無上機關。據憲法實以發表國家之意思。由是觀之。此種政體。亦合自然之理者也。

當類別而誤分離之。亦不見其害者。爲行政司法二權。其故何哉。司法於行政。未必要獨立也。故司法省、檢事局、並諸裁判所、求警察官之援助。彼此之間。頻頻交通。終歲不絕。

謂立法行政司法。皆同等同格。無上下之序。則不可也。三權原非同階並列。蓋作機

此稿未畢

接前冊

則帥天下而路。

或曰性善性惡之說。皆不如言無善無惡者。曰子將言人性乎。抑自有所謂性乎。夫言人性。則必有善有惡矣。彼無善無惡者。羔佛之所謂性海。而非言人之性也。何也。自其未生言。性海湛然。未有六道。而何人性之云。自既有六道言。亦各有如來藏隱伏其中。而人與鳥獸。初未嘗異。又豈得專爲人之性也。孟荀所言。專爲人言之也。雖然、以符驗言。則性惡爲長。然非謂其同于鳥獸也。蓋舉孩提之愛親者。未知初生之時。坼擘其母而不少顧也。舉稍長之敬兄者。未知乳哺之頃。少有不慊而嗔目作色也。孟舉其善而忘其惡。荀則以善惡皆具。不能純善。則以惡名之。故其言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騏驥纖離綠耳。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必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性惡篇）夫惟弓故可檠。劍故可厲。馬故可轡。苟非三物者。則雖檠之厲之轡之而無所用。此即謂其

本異于鳥獸矣。又曰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是則即孟子所謂善者。而荀子以其偏險悖亂。亦由天授。既非純善。即謂之惡。猶之既舂之米。謂之精鑿。未舂之米。謂之粗糲。粗糲云者對精鑿言之。而非謂其與稂莠比肩也。然一人之行。固以習化。而千世之性。亦以習殊。泰古豨韋之民。獷[illegible]貪暴。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夫人而有此性也。自先覺者教化之。至于文明之世。則相虧相害者。固不能絕。而具此性者稍少。故學可以近變一人之行。而又可以遠變千世之質。荀子于首篇勸學。即曰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夫固謂一人鍥而不舍。則行美于本性矣。千世鍥而不舍。則性亦美于祧埤矣。仲尼之言。性相近。習相遠。亦兼二義。而不言靈魂。夫肢體一蹶。前萬世而不昭。則孰肯致死。或者以爲民氣選懦。不能與釋迦基督布教之國抗者。由是故也。然惟無鬼神。而胤嗣之念。乃獨切于佗國。今知不合羣致死以自禦侮。則後世將返爲蠻獠狙玃。以此爲念。則足以倡勇敢也必矣。是故不言鬼神。而能使人致死者。必于愛類。愛類必于知分。荀子曰萬物同宇而異體。(富國篇)以異體故必自親親始。以同宇故必以仁民愛

物終。惟其羣而有分。故有墨子兼愛上同之善。而畛域有截矣。仲虺有言。兼弱攻昧。是道家之說也。其心獨鷙。亦獨明于天人之故。凡以昧弱遇智勇。鮮不敗衄。而以昧勇遇智勇也亦然。然則萬物之勝負。決于智而已矣。大盜盜國。竊取聖法。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斯智也。是故徒善而無法者。煦煦孑孑。必不足與校。惟知合羣明分。則足以禦之爾。若專以是非枉直相角。則天下皆惡直醜正者矣。吾觀六波羅密經。言忉利天臨命終時。天女眷屬。皆悉遠離。棄之如草。是諸天之無禮義也。遠甚于人。而其種反駕乎人上。果使其言非誇。則知所以駕人者。特智勇有勝而已矣。乃者紅黑椶色之種。伏于黃人。黃人復制于白人。白人果有大同之志。博施濟衆之仁。能勝于黃人也。惟其智勇能竊聖法焉爾。夫白有花剛石以來。各種遞變。而至于人。則各種皆充其鼎俎。以人智于各種爾。然則繼人之後。亦必有變而智于人者。夫如是。則黃白人皆其臠膾也。不然。則皆其驂服也。彼人之自保則奈何。曰合羣明分而已矣。苟能此。則無不自立。譬之蜜蜂。雖細不敗。苟不能此。則無不受侮。譬之獅子。爲羅馬所殺者。四月至萬一千頭。雖大而亦絕

矣。然則以大智而充仁義之量。誠無如荀子所言哉。然而潔身中淸者。將安往矣。嗚呼、吾于是知兼弱攻昧。則迫務光于淸冷。而驅伯夷于首陽也。彼大盜者誠非獨行之士所能與處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　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　子墨子曰。儒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

按墨子背周而從夏。鴻範五行之說。以義不義。推祥不祥。禹陳九疇。而墨子暢之。皆天鬼之說所流行也。惟墨子于五行。信其德而不信其方位。陰陽家之言。則所必絕。故其荅日者曰。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于南方。以庚辛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鴻範之言。則因五行以施五德。而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故墨子獨所尊信。漢初伏生。可謂大儒。然五行傳猶拘牽天道。西京尊尙此學。實墨者之餘燼也。荀子曰。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天論篇　是則于五行感應之說。儒者已顯斥之。

此稿未畢

倍則攻之。今十不及一。提挈孤軍。裹糧千里。深入敵地。以客擊主。勝敗之數。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以兵之多寡。定勝敗之數者。趙括之兵法耳。何足論運用之妙哉。淸國兵勇。雖號稱百萬。然稍訓練而有規律者。其數不過數萬。若相機而投。則用力少而奏功大矣。今使貴國擧兵出戰。與李鴻章鬪智勇於兵馬之間。連兵不解。人或有所恐者。以爲督辦閩浙軍務之老將左宗棠。兩江總督曾國荃。首尾相應。必能率麾下將弁來相救援。其他穆圖善楊岳斌程文炳之諸將。急提兵北向。勝敗之算。亦未可知。然觀左將軍率大兵南下。鎭撫福建之沿江。嘗劉銘傳孫開華久苦戰於雞籠淡水間。猶不能趨救。且晚年與李鴻章爭權。隱相嫉妒。不足深憂也曾國荃以伯兄之蔭。名望雖高。而强弩之末。難穿魯縞。且李鴻章汲汲然營私植黨。欲抑制湖南曾氏之威柄。故兩家反目爲讐。互窺其瑕隙。豈有眞情義氣以救其急難乎。惟鮑鯨諸輩。相與戮力。率兵救黑旗軍於西境之外。然懸軍萬里。豈足介意乎。議者又曰。所顧慮者非淸之陸隊。而在海軍。卽陷厥天津。我軍須輸送餉援。接濟彈藥。若頻用堅艦困我於大洋中。懸軍深入。糧乏之勢孤。其奈之何。凡能審戰機。通事勢者。不爲且不言也。然豈知彭玉麟雖再出西湖草廬。戰艦大小。雖稱有百餘。僅能防禦廣東諸海灣。其餘河口船艦。皆零星小物。此一路本不足慮。又淸國所稱海軍者。福建艦隊與南北洋兩水師耳。此三師屯似能首尾相應。貴國艦隊。似難與

爲敵。然福建水師。半沈沒於福建港。其餘船艦溯江上下。聊備襲擊。且南師無統御之將。空漂泊於吳淞。初受援臺之命。駛至洋中。旋被法船追擊。急逃石浦。僅乃得免。又豈能橫行海表。衝鋒陷敵哉。彼二師船。若出閩江一步。則爲法艦所擊。是又法國遠征軍隊所日夜苦計而欲誘之出者也。然則所餘北洋丁汝昌一隊。其爲補於戰事幾何。方斯時也。以貴國之艦隊當之。行見雄兵所向。披靡清韓。威名播於五洲。勇武震於四海。然後進而握東洋盟主之實權。建興亞抑歐之大計。惟此時爲然矣。貴國即棄上策。能無取於中策乎。無已。猶有他策。夫日清本兄弟唇齒之國也。法國之勢愈張。則清人之膽愈怯。此時貴國唯以東洋安危自任。去私心。棄舊怨。披露胸懷。破除畛域。與清國結攻守同盟之約。以歐人爲東洋之公敵。先與同盟軍。解臺灣之封鎖。追擊法之巡洋艦隊。克復東京。徐以保護朝鮮。作防俄之計。再封琉球藩王。清國必德貴國。而解其宿怨。釋其猜嫌。是又興亞之大計也。雖然。此可爲豪傑語。未可與俗人言也。抑怪哉道路有傳言曰。貴國之謀臣。不出此三策。徒欲振三寸之舌。乘清法之奇禍。而以制勝爲謀。是雖道路謠傳。未足信據。使此言而實。日本之失計愈多。清人之猜疑益甚。其仇怨不知何自而解也。聞昔年清俄在伊犁爭界。乘其國家多難之日。貴國命使臣結琉球之局。清國怒不之應。使臣不得要領。抱羞歸國。老奴已甚慨其謀之拙。而爲日本男兒惜也。計既敗於先。又豈可再

尋於後哉。夫使不通天下之大勢者。與觀清法之交涉。必曰清非法敵。以爲東京失福州破。雞籠淡水相繼淪陷。將刻日而艦隊北馳。沿海諸城。且爲粉碎。然想清之困德。未至如是之甚。有曾紀澤者清國之人豪也。駐於歐士。略能觀其國勢人情。知法國久已勞師遠征。又當備德仇。課戰費於議院。必爲內閣攻擊。內閣頻更。則遠征隨止。可豫決也。當曾紀澤勸清朝與雄邦搆兵。議者多識其輕浮。惡其剛愎。彼蓋沈觀既久。曾不顧之。非有過人之識見。而能如是乎。日本再蹈前轍。致清人所輕侮。僕之所惜也。天涯萬里。交語爲難。語冗意盡。不知所云。書上東海郞君麾下。

白雲山下之客頓首。

後數日有電音曰。日清兩國已結平和之局。其要在日清皆不能屯兵韓地。大使全使命而歸。妖雲散而祥雲起。於是人皆額手相謂曰。英之名相美公自伯林會盟歸也。市民歡呼。群集公之門前而不去。請得其一言以爲快。公即出呼曰。爲大英國携名譽與利益歸。市民唱萬歲而散。想大使之携還者。亦必日本之名譽與利益。既而朝臣張宴於濱水之離宮。犒其勳勞。在京之富豪。亦在不忍池畔。爲一盛會。祝其功勳。時散士寓湖畔一小樓。志士三四倚欄憑眺而樂。畏友清狂居士後至。叱曰吾子見柔物而樂。余之意竊有不快。夫我兵之屯在韓地者。無他。緣昔年我朝廷率先宇內。尊朝鮮爲獨立國。置公署。送商估。表親睦之交誼。時彼頑民。闇於天下之公道。咸以我爲有覬覦

之野心。且疑通商爲失國之富。遂汚我國旗。擄我人民。朝廷欲保我名譽。與在韓人民之生命財産。不得已送兵捍衛之。何異戊辰之前。各藩狂士加暴行于歐米人哉。乃者韓變內作。百官狼狽。不知所爲。人心洶洶。禁衛軍不足以托國王之信。是以國王手書請我兵使護宮闕。以維持朝廷之威望。乃彼淸兵者。濫弄兵器。射我國旗。擊我將士。攻我公署。窘我商民。辱我婦女。是國家之公敵。人民之大讐也。不雪其羞。不報其仇。漫然唯互結撤兵之約。意義漠然。僕不知其深意奇謀之所在也。熟觀五洲之勢。弱肉强食。瞬息存亡。今淸人之威勢日加。侮我之風益盛。我航海之權。商業之利。關係決非鮮少也。况於韓地勢力。拂地而空。數年經營。輙歸水泡乎。其辭氣激昂。坐上聞之。無不肅然。

旣而獨立黨之領袖朴泳孝、金玉均等十有五六人。犯萬死。渡來我國。散士乃訪古筠居士於其寓。居室陋隘。衣服粗野。與六七人踞坐。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幾令人目不忍視。散士惻然於中。語未發。居士先言曰。敗殘失意之徒。事業沈頓。不能爲國家死。偷生忍恥。流寓爲貴國之累。深所愧也。散士曰。成敗天耳。人事何足論。唯足下壯圖一蹶。空抱無限之志。去國棄家。沈淪此極。實我邦人有不得不分其責者。大厦之傾覆也。非一木所能支。雖然。足下等幸而不死。以國家之柱石自任。豈無望乎。失意落膽。尋常人耳。足下等皆富於春秋。前途遠大。願努力自愛。居士慨然曰。國君見凌于

權臣。壯士死于鋒鏑。忠臣斃于毒手。親戚殲于慘刑。師友繫于牢獄。內艱于弊政。外窘于强鄰。家山之事概可知耳。然所以不能引决自刄者。豈惜區區餘生哉。以報國家酬死者之丹心。猶未消磨也。世人雖目之爲懦怯。爲牛馬。原所甘心。散士曰僕亦亡國敗殘之餘也。其境遇所經歷。雖非盡與足下同。而家人親戚斃于干戈者。五十有餘人。田園被沒。家貲被掠。艱難困厄。轉徙流離。逆境辛酸之味。皆已盡嘗。故悲足下今日遇而特深也。他日東洋有警。遭遇大有爲之時。當與携手西征。大丈夫冷面熱腸。非敢作欺人之語。足下其勿疑僕。僕嘗遊歷西球。邂逅亡國之義士節女。感激其奇遇。皆吐露心膽。今得足下。欲命之毛頴。以檄四方有志之士女。居士聞未終。急驚起呼曰使僕而爲奇遇中之人。勿使鄉國一朝淪喪。既而曰。弊邦將來不爲清之藩屬。亦爲俄所併呑。淸國待我之擧動。世人所目擊。俄之詭謀。世人或未探之。然早已占我權力。籠絡一族。大欲攬北方咸鏡道於其保護之下。夫前車既覆。猶驅後車而向險路。朝鮮命脈。豈不殆哉。思之不勝戰栗。猶憶先臣箕子三諫去國。過殷墟而作麥秀之歌。嗚呼。後年麥秀。誰爲和歌。而弔亡國之踪者。言至此嗚咽又不能語。既而曰。僕生巨族之家。幼即不羈。莫事產業。常以爲士之生存此世。抱國家經世之志業者。當知山河之形勢。人民之疾苦。歲十八决意漫遊國境。熟察我風土。知金銀寶礦非不多。地味非不豐。人民非寡少。河海之運輸非不便。而老者窮死。壯者流離。觸目入耳。皆爲

悲憤之媒。而縉紳則又踞位弄權。爲人設官爲吏。擇職互相結託。收斂貨財。放僻邪侈。無所不至。里巷含寃疾首。呼訴無門。國家遭此累卵之危。嘖嘖者猶同造夢。叩秀士則不知書。察孝廉則濁如泥。十羊九牧。凡我生民。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僕觀之不勝奮激。乃以改革弊政挽回國勢自誓。當時國王之生父李昰應大院君。攝政十有餘年。威權震動內外。其爲人豪慾而好詩書。有東洋豪傑之風。雖然性剛愎刻薄。暗于內之大局。遺國家之前途。徒戀政柄。無寬厚之量。僕等家居韜晦。繙泰西之書。深考富強文明所由來。欲使朝鮮盡習貴國之美政。靜待時機。蓋十有餘年矣。而秕政百出。風教日壞。國勢凌夷。不可收拾。爰與憂時之彥朴泳孝、朴泳教、洪英植、徐光範、徐載弼、等十餘人。互傾肝膽。誓以改革弊政伸張國權自任。既而王妃與大院君爭權。援引外戚閔氏。與弟奎鎬等謀分大院君之大權。擧兄閔升鎬代之。升鎬死而無胤。以同族台鎬之子閔泳翊嗣其家。及奎鎬死。泳翊代握政柄。大院君閑居三年。知國中不喜外戚之政。欲再掌政權。時有江華之警報。繼聞與貴邦訂結條約。爲交通和親不可失之機。竟送絕交之書於朴泳孝。私嗾在官之腹心。使非議交締條約。其議曰。日本者與國家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又窺我海岸。陷我城市。殺我人民。且彼近者與蠻夷交通。棄聖賢之教。而慕異邦之政法。自文物典章。迄至衣食什器。莫不心醉而摸擬之。人眩歐風。擧國若狂。遂勸我與彼通。欲我師彼。豈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乎。先是國

人屢被法國僧徒累誤。彼教者祖宗典法之所深禁也。忍使堂堂聖賢之國。而與犬羊爲伍。聖神文武之國王。而與深仇結交。下與蠻夷之君長同位乎。且往日我國一與對馬人交通。狡暴不可與近。況與日本之全國交通乎。吾力之不勝可知矣。朝野靡然。傾向其說。由是締約不成。幾與貴邦罹干戈之禍。幸得國王左袒正義。排百官之邪說。締結和親之約。雖然。百官多抱鎖國之說。羞與貴邦之使臣交結。僕等因其兩情不相通。恐生禍害。竊與親友謀議。遣教士李東仁於貴邦。奉書於岩倉公。使探貴國論交敝邦情義之厚薄。對俄淸主意之如何。東仁等知貴國上下人心之所在。見開明之風。富强之術。大有所覺。歸而上奏條陳。言當採用貴邦之政治與泰西之文明爲急務。於是國王之意。漸向改進。尋選朝臣之俊秀者十人。使遊學於貴邦。奮然欲奏開物成務之治。無如朝臣擁閉聖明。女謁公行。閔族弄柄。政事陷於姑息。讒謗紛乘於宮掖。故抱有爲之士。或遭貶竄。或潔身去朝。時僕亦遠流竄於邊亭。內政愈弊。百姓困憊。加以年穀不登。催科之吏。追責倍酷。凍餒之民。哀號路傍。鷄犬聲稀。驛程夜冷。孰能耐此荒凉愁慘之狀哉。當其地僻風高。林深露結。放臣行吟於澤畔。逋客浩歎於蘆中。流水嗚咽。落木悲凉。夜不能寐。攬衣而起。徘徊得一長篇。散士乞詠之。居士沈吟而言曰。今忘十之三四。且有所憚。君勿强之。更轉語曰。旣而僕蒙赦而歸京。乃與朴徐等大倡改革。諷諫當路大臣。然年少位卑。有所獻替。皆黜不用。於是相謀曰。

時機未至也。不如暫時姑待。且所以言之不行。謀之不用者。以經歷信望之未重於天下也。不若相携而觀海外之風光。因航貴國。僅留半歲。會京城有變。先是大院君抑退外戚閔氏。欲再掌握政權。覬機會之可乘。時諸道禾穀不登。飢民嗷嗷。軍人厭西洋之訓練。且怒俸給不足。飢寒交迫。囂囂唱亂。四處蜂起。大院君得機指縱之。欲殺王妃并盡屠閔族。及不從巳之黨侶。迫宮闕。上殿階。殺大臣閔鎌鎬。王妃易服避亂於忠清道。軍人與亂民合勢。襲貴國之公署。星使僅以身免。從者死者。亦復不少。大院君乘勢脅制國王。恣行賞罰。邦內大亂。僕聞此警。即日附舟而歸仁川。時淸之兵艦數艘。既早泊於仁川港。知魚允中之在艦中。直潛往而議善後之策。乃允中之意在借淸兵之力。拘囚大院君。放謫於天津。僕大非之。難曰。爲救一時目前之急。欲假近鄰大國之力。而鎭內亂。是無異於賣國家也。大院君城狐耳。欲抑制之。豈無策乎。若借淸之力。何殊使豺狼而護雞犬。放獺而守池魚。寧募國內志士。起勤王之師。建立國之策。以戡定禍亂之爲愈也。予力爭一晝夜。允中危懼不從。僕恐其遷延失機。直變服裏面。潛行京城。訪可與談國事者。雖然。我國人傑。半歸黃土。半散四方。寇氛充路。烽火亘天。外國兵師。滿載京邑。黃塵高揚。陰風熾煽。白日無光。妖雲密布。宮城長閉。王威萎微。君王不知在于何處也。昔日簪纓之地。唯餘殘陽而已。予乃思國家之前途。歎身世之厄遇。不覺涕淚如雨。乃屢草書上國王。無一得達。後數日貴國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贈友人 丁酉秋月　　更生

友人生長澳洲。學問精深。喜言變法。以救中國自任。故書團扇贈之。

人與天通有父有宗孔子主仁注心大同養我神明救我氓蒙推極識界諸天無窮區區大地豈有西東先愛同類無忘族邦

大地飛來偶現春中原靈氣日華新黃虞明胄百千億誓拯瘡痍救我人

七言十章寄懷飲冰子 兼呈更生先生　　獨泣問麒麟者

塊獨傷心阮嗣宗竹林舊夢了無蹤死生離合人間世中散琴聲落海東

少小談經宗禮運春秋奧義未窮探自從得見江都學始信眞儒出嶺南

湘中帝遺德星聚屈子精魂或請之絕大規模南學會同康於此立初基

誓行仁政作君師千載神州此一時痛絕囚堯城早就無情風雨敗佳期

宣尼發政先誅卯義少仁多惜偃王自古救民須用武豈聞琴瑟化豺狼

自從奇渥禁持兵儒者稀聞學劍成夜夜夢披隱娘傳天涯何處訪空精

無可奈何天地窄甚深懷抱爲誰開故人問我今何事二六時中對綠苔

瀏陽仁學足千古表章幸有今濳夫大苦大樂飲冰室盖天盖地自由書
六烈沈冤那得伸大魔顛倒是非眞千鈞一髮存清議珍重同胞託命身
直上太平最高頂故鄕西對勝神州悲情此際如何遣四億奴軀未出幽

六君子紀念會　　鐵血子

六士沈冤已一年誰將大獄訟于天上方有劍朱雲在誓斬奸頭祭墓前
素車白馬弔忠魂千古重憐黨籍冤我有龍泉鳴匣裏要將鐵血灑乾坤

讀美洲祝　聖壽記　　西樵樵子

人心不死信非虛海外郵傳祝嘏書喜說我　皇終復位秋風蘆葉賣紅魚

香港夜讀清議報　　西樵樵子

巃嵸出萃太平山碧海蒼波萬里環靜對孤燈無限恨喜留清議在人間

本館告白

本年閱報諸君如有未將報費交到代派處祈早日交出庶免經手賠墊

又以後各埠致函本館定閱報章非由代派處經理者請先付資然後按址寄報

本館改訂售報價目 本館開辦之初特取價從廉無非爲廣開風氣起見近因日本大增稅則以致物價工値日見騰貴若仍前收取寔不堪支拄茲定自三十四冊起南洋美洲澳洲各埠全年收洋六元半年三元五毫概不零售日本及清國內地及上海香港各埠全年收洋五元半年二元七毫五仙零售每冊二毫一律收取上期郵費照前例收還代理處在原價提二成作經費郵費不在折扣之內週年三十三冊半年以十六冊計謹佈

一 本館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一錢日本未經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二仙今將日郵設否各地畧分於下

日郵已經設置之地

臺灣　淡水　朝鮮　烟臺

厦門　天津　蘇州　上海

杭州　沙市

日郵未經設置之地

香港　澳門　福州　漢口　汕頭　北京

安慶　九江　海防　牛莊　雪梨各埠

舊金山各埠　星架坡各埠　安南各埠

驗方新編出售

啓者驗方新編一書。久已風行海內外。其中所列方藥。雖有至粗極賤之品。果能對證發藥。莫不應時輙效。坊刻卷帙太繁。不便携帶。前經横濱中華會館用鉛排版。共得一百二十餘頁。裝成全冊。茲本館用白紙翻印多本。以廣流傳。每本取回紙墨銀二毫五仙。郵費另議。所收銀價俱照日本銀元計算。英洋加一收取。如有定購者。逕函知本館自當照寄。

大同學校續捐已亥年經費諸君芳名列

李文業先生捐銀壹元　李文龍先生捐銀五毫　黎毅先生捐銀壹元

趙光勳先生捐銀壹元　羅瑞麒先生捐銀貳元　鮑攀昭先生捐銀貳元

鮑嶽常先生捐銀壹元
濟記寶號捐銀拾元
無名氏先生捐銀五元
黃頌德先生捐銀貳元
陳宏典先生捐銀壹元
萬和寶號捐銀壹元
唐瑞生先生捐銀四元
和興寶號捐銀貳元
源定勳先生捐銀貳元
梁衛心先生捐銀壹元
任星池先生捐銀五元

鮑德檢先生捐銀壹元
蓮記寶號捐銀拾元
鄧添先生捐銀五元
梁靄晴先生捐銀貳元
馮宏開先生捐銀壹元
廣義和寶號捐銀壹元
陳秀亭先生捐銀壹元
利隆寶號捐銀五元
馮懋龍先生捐銀參元
梁麒生先生捐銀壹元
呂有才先生捐銀五元

郭功福先生捐銀五毫
三盛寶號捐銀五元
鮑誠之先生捐銀拾五元
成昌寶號捐銀參元
廣信祥寶號捐銀壹元
陳舜樞先生捐銀五元
唐文彥先生捐銀壹元
利和寶號捐銀參元
盧日昇先生捐銀壹元
東昌寶號捐銀五元
潘玉堂先生捐銀壹元

發行兼編輯人　馮鏡如
印刷人　中林石太郎
發行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
印刷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活版部